

石计生 著

阅读魅影

The Phantom of Reading

寻找后本雅明精神

南京大学出版社

阅读魅影

The Phantom of Reading

寻找后本雅明精神

石计生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魅影:寻找后本雅明精神/石计生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0

(当代学术与批评)

ISBN 978-7-305-05574-4

I. 阅… II. 石… III. 本雅明, W. (1892~1940)—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55136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与批评
书 名 阅读魅影:寻找后本雅明精神
著 者 石计生
责任编辑 杨全强 陈秀琪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1.5 字数 150 千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574-4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说出你血液里流动的精神

1

出版这本书的约其实和群学出版有限公司签得很早，推算一下，应是二〇〇三年写完《艺术与社会：阅读班雅明的美学启迪》后半年，但此计划却因为忙了别的事，就搁置乃至完全忘记了。其间，我除了日常教学研究之外，时常追索一个困惑自己已久的问题，用学术的语言来说，是“主体性”(subjectivity)，用白话文说，是“我能以何种方式说出我血液里流动的精神”。过去，特别是写三民版的《社会学理论》时以为，能以批判“西方霸权”的角度萃取出看似黄皮肤意涵的东西，但昨夜的一个梦却又示警地把我带回留学时代的芝加哥，想起泰伦斯·史都华的悲剧。

泰伦斯·史都华是一位寻常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也是我的博士班要好同学。刚到芝加哥的前两年，我们时常一起读书、吃饭和闲聊。他父亲是美国州立北卡罗莱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rlotte)的教授，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品学兼优，待人谦恭有礼，见面就微微颌首说，“How are you doing, Stone?”有一天，他漫步走在芝

加哥街头欣赏春雪，突然有两辆警车前后将他拦住，指称他是强暴犯，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抓进警察局。泰伦斯虽拼命辩解，说他是研究生，而且警方给他看的照片里的罪犯不是他，意大利裔的警察嗤之以鼻地说：“你们黑鬼看来都一样。”牢里待了一天，我们研究所所长去警局才费了番功夫将他保释出来。我记得我在系馆再遇到泰伦斯时，意志消沉、黝黑的脸整整瘦了一圈，大溜溜原本明亮的眸子也丧失了昔日谈笑风生的美丽，只简单地说了上述的过程，牢里的事，只字未提。过了一学期后，我从高雄省亲后回芝加哥，就听说泰伦斯休学了，不知去向，我托人打听也没消息。几年后，我完成学位要回台湾前，去沃尔玛(Walmart)采买一些东西时，赫然发现泰伦斯蹲在出口的转角，衣衫褴褛状极落魄。我就问他“怎么在这里”。认出是我之后，泰伦斯怯怯然闪开我的眼神，以令人伤痛的速度朝极端刺眼的北美阳光方向拔腿奔离。

这不过是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九年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本来以为已遗忘的，而梦境往事历历却宛如今日，提醒我“西方霸权”是个必须小心以对的字眼。因为，即使其国度管辖下的子民的血液也不是同质的，而“血液里流动的精神”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与文化社会交缠后的结果，不只是本质/现象何在或文化影响比例多寡的问题，我们也很难从中萃取出什么纯粹之理论的概念。但我是这样想着泰伦斯的悲剧，我去体会、感动、反省与行动属于“异质”的突出与受难，或许是超出“东/西方”虚假界线，从而洞悉真正权力运作和“霸权”所在的可能。

2

我“血液里流动的精神”若获启发亦复如是，则说出该精神的途径

之一是阅读。“阅读”对我而言从来就不可能没有目的，或者“非涉情感的”；但我对于拆解问题的兴趣远高于获得解答，拆解过程有时感觉自己极其冷血。阅读充满魅影，是创作的另一种形式，中间几乎没有隔阂，这种自由，泰半受惠于例行数年在紫藤庐听与讲皆不受拘束的美学讲座，锻炼思维与文字间明镜般反射，最多顺着上天光芒日晷变化微调角度而已。

表现在本书中的，大致上是和“文字”与“印象”相关的阅读，从过去致力研究的本雅明“印象空间”视角亦轻易可知，两者并且是密不可分地在城市空间中展现。例如：不管是波德莱尔诗的练剑术场域巴黎，蔡明亮电影“天边一朵云”情欲的拼贴台湾，解读一张澎湖天人菊照片，台北、上海、北京的建筑作为一种奇观东方主义，甚至纯文字的三岛由纪夫小说“丰饶之海”，我在其中都赋予了拆解问题的重量，以便面对解答的轻盈。但确切的语言在找好位置之后却又不安于座，因此随时又目睹句子带着句子纷纷逃离理性樊笼，光天化日下。所以，一种找寻“后本雅明精神”的旅程就开始了。那不必然和本雅明的思想遗产完全相关，却是需要通过他的某种人格特质与生活方式展开的视角：譬如闲逛者（flâneur），或者我所称的“走路学派”。既因为城市是二十一世纪的显著生活场域，也或许是我从二〇〇五年冬开始的喜欢行走，胸壑开敞，把一个城市的灵魂径路都摸熟了，注意细节花草人物，也就活络了本雅明的巴黎踏查精神。

长于走路者皆知，这绝非线性演化的过程，“后”的现代世界足下经验的行走是意识流时间构成的不规则存在（没有边界）之网。它有时看似前进，实则回归到文字，甚至是身体层次，并且那是非常内在的体验、挣扎与面对。如书里的退回至卢卡奇的灵魂与美学的重读，从后设角度看一个伟大思想家早已断念的一生事业，结晶为投河自尽的美殉印象。哲学是伊尔玛之爱的剩余。每一笔文字都有回归的印象。或者我

所谓的“圆现象阅读”，表面上论证东/西方的思维交会，实则为本体层次的操练理解，与其赋予一个符号说是“道家身体”，无宁说是全人类共通的本我，“动中之静”，这是“异质”中的“同质”，站在环形土地的中央，能应付“后”的现代世界无穷无尽的变化。而这由身体再转化为文字阅读的抽象性，又旋旋为如朱铭的雕刻与拉冈/跋的装置艺术作品具象化呈现。阅读的形式与内容，我感觉其中变形奥妙无比，这一切完全构成我“血液里流动的精神”。说出！而所谓“霸权”观念就在其中融解，真正权力运作除了客观外在机制需社会学分析外，其恶果恐怕多半是自己心魔作祟。是以通过阅读魅影的解除魔咒程序，寻找后本雅明精神或许正是找寻自我/他者，简单地活着、高明地想着，孤独而清醒。

泰伦斯·史都华的悲剧或可避免，我这时想，或许不能。或许有一天我的走路走得够远，会在地球某个转角再遇到他。那时该说些什么呢？

“一起走一段如何？”

“说出你血液里流动的精神！”

2007年1月30日于台北、士林

目 录

自序：说出你血液里流动的精神	1
辑一 寻找后本雅明精神	
动中之静：论本雅明“闲逛者”的城市意象阅读转变	3
辑二 重读卢卡奇的灵魂与美学	
离岸之路：青年时期的灵魂与形式	27
时代倾斜：在现实的边缘感受小说理论	36
可能使命：从此超拔遇见一种写实主义	47
死后纪念：本雅明与你我的若干种心	59
辑三 城市中的诸艺术表现	
拉冈/跋：分裂自我的镜像——评拉冈跋的伪装装置艺术	69
波德莱尔的练剑术：巴黎城漫步与现代诗创作	80
禁忌的游戏：后悲情城市中的“天边一朵云”	90
挽歌中微明的氛围：偶遇一张澎湖天人菊照片	98
台北、上海、北京：建筑作为一种奇观东方主义	112

辑四 圆现象阅读的实践

建构“圆现象阅读”	129
三岛由纪夫的轮回美学：小说《丰饶之海》四部曲论	138
死亡与永恒的辩证：从《人间系列——三军》谈朱铭雕刻的创精神性	157
后记：写实的梦	167

辑一

寻找后本雅明精神

动中之静

论本雅明“闲逛者”的城市意象阅读转变

In order to engage in flânerie, one must not have anything too definite in mind.

——Franz Hessel, *Spazieren in Berlin*

从里面训练我们制造形象的手段,使之成为一种立体镜和多面向的观察,直至看到历史阴影的深处去。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 浪迹天涯本雅明:那时的城市与“多孔性”

从都市印象(urban image)的空间—建筑关系来看,漂泊的本雅明一生住过几个城市,除了最后的法国巴黎(1927年后至流亡西班牙自杀前)之外,还包括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时间在1924年左右)、苏俄的莫斯科(Moscow,时间在1926年12月6日至1927年2月1日左右)和童年时期的德国柏林(Berlin,回忆时间在1923年左右)。那时的每一个城市的生活体验与观察,本雅明都留下了具代表性的重要作品:巴黎时期的《拱廊街计划》不用说,那不勒斯时期的《单向街》、莫斯科时期的《莫斯科日记》和柏林时期的《柏林童年》等。在这些作品中,

本雅明展现了一种从“空间—建筑”所见的跨城市文化与都市印象。

一九二四年夏天,本雅明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而不是巴黎,构思着拱廊街计划的撰写。他采取一种原创的、实时的报纸“专栏作家式”写作风格,这风格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现代都市的工作与休闲零碎化(fragmentation)的影响相互呼应,用以捕捉一系列都市生活的流动的、灵光乍现的印象。本雅明的“都市印象”捕捉空间与建筑的关系,亦即,“是在都市环境内所发现的世俗生活的特殊形式:介于建筑与都市经验、公共与私人领域、世俗与神圣、仪式与即席创作和个人与集体”(Gilloch,1996:24)的特殊形式。那不勒斯这城市被本雅明称为“空间上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上的紧密结合和特别重要的,一切都是短暂”(spatial anarchy, social intermingling and, above all, impermanence)(Buck-Morss,1989:26)的特质。那不勒斯的空间与建筑因此展现出一种“多孔性”(porosity)关系。

“多孔性”指的是没有清楚边界的现象,其间事物相互渗透,融合关连着,如新与旧、公共与私人和世俗与神圣等。本雅明所谈论的“多孔性”有以下几个主题:首先是城市的物理结构,这涉及都市环境中的紊乱与迷失方向。以那不勒斯为例,因为缺乏计划的、混乱的城市实体,表面上看来,其都市地景十分欠缺清楚的空间配置与界线划分,但这同时也呈现了一种有机的整体(organic totality)。空间和建筑间相互渗透与融合,其间行走活动的人也在乱度极高的门牌号码、商店、天井、教堂等迷宫般的街道与视觉经验中穿梭,即使到了其大规模路网市中心,也是无政府的、混乱的和乡村似的感觉,我们可以说:这“多孔性”衍生的空间直觉(spacial intuition),让人有一种自我丧失的城市冒险的感觉。在其中的闲逛,人之辨别方向,所依恃者并非来自“A to Z”的地图的研究,而是走路时对于周遭环境所感受到的声音、气味和眼睛所见者来判断,即以眼耳鼻舌身意去感受、参照城市地景的陌生与熟悉,心灵

感知的城市方位,迷失或不迷失,带着惊奇感,展现一种充满生机的城市观。

进而“多孔性”表现在建筑与社会形式的短暂与不稳定性,这 and 现代与古典、室内与室外有关。“多孔性”特别注意对于都市环境、对于被隐藏起来(what is hidden)的事物的诠释。以那不勒斯为例,可以轻易看到,正在兴建的同时,衰败也同时开始。其城市的新的或旧的建筑结构,时常处在一种不断差异化的分解或糅合的过程,最终导向无定型的聚集。新旧的混种建筑,使人很难看出现代或古典的影响;从人的日常生活活动来看,城市中的公共或私人空间的边界也十分模糊,室内与室外的翻转也处处可见。广场的私人摊位化,鸡犬相闻的居住毗邻空间让小区与私人住所互通有无,或甚至家具直接搬到街道上,在公共空间上以视觉展示姿态重新宣称私人的特质。因此,借由多孔性的概念,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建筑和空间里边界的意义。一般对于边界的古典认知是對抗的点和分隔的线,多孔性则是建筑与空间的内在连结(inter-articulated),与封闭性相对立,空间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流动的。这些,“多孔性”都让室内“直接裂开且向邻居和陌生人开放”(Gill-loch, 1996: 27)。本雅明于其《单向街》(One Way Street)一书中曾指出那不勒斯建筑空间和社会的家庭形式开放性的关联:“诸如一个孩子的父亲亡故或母亲的仳离后,并不需要近亲或远房的亲戚来照顾,邻居就可以将那小孩带至他街上的家具中的桌上,就近短期或长期照顾,于是不同家庭在社会关系上相互渗透,产生了准领养的可能”(Benjamin, 1985: 176)。因此,如同那不勒斯的建筑空间,其家庭和社会生活是疏散的、多孔的与混合的样貌。

“多孔性”还可以是建筑与人的行动的关连,这涉及每日人们行为的戏剧性表演。多孔性是城市多重视野的交织,多孔性就像是建筑工地和花园产生的垃圾,经由儿童在自己游戏中制造出来的物质世界,是

一种新的、变化不定的相互关系(Benjamin, 1985: 52—53)。毁坏与室内/室外空间的翻转共构零碎化事物,而产生肤浅的外表,于是启迪了我们对于隐藏事物的洞察。“多孔性”根本上涉及对于隐藏事物的发现,如在世俗中看见神圣等等。本雅明于其《单向街》书中的观察,那不勒斯的教堂建筑并不拥有视觉上的壮丽、广场喷泉或者怎样的雕龙画栋,而是隐身于世俗建筑群中,在视觉上一眼几乎很难区分其中差别。造访者没有人认知这里的房子是用门牌号码,都是透过商店、住宅和教堂作为参考坐标,“很容易搞混地一脚踏入肮脏的私人后院,另一脚就踏入一高大、雪白的教堂室内的纯粹孤寂。”“城市到处上演着精采的剧目,牧师在围篱背后高谈阔论,但仍可以为婚礼的行列祝福;这些即兴需要空间及机会各种方式、各种便宜的价格来发表,因此,建筑就是最受欢迎的舞台,阳台、庭院、屋顶或楼梯间都可以同时变成舞台”(Benjamin, 1985: 170)。世俗无法和神圣分开,因为它就躲藏在其中。在那那不勒斯,“人们热情而丰富的野蛮主义,就扎根在城市之中,比搭接到教堂还觉得安全”(Benjamin, 1985: 176)。

用于城市观察上,本雅明“文学蒙太奇”的以小窥大方法,能将“城市的和人事物相关的边缘性(marginalia)作为解除谜语的最重要的线索”(Gilloch, 1996: 30)。不论多小,它们均构成都市公共奇观的一部分。而“多孔性”拥抱即席创作和表演(improvisation and performance)。“多孔性”源于“即席创作的热情,和空间与机会的需要;城市的建筑成为大众表演的舞台”。“建筑与行动相互渗透,在后院,商店街,和楼梯间,几乎在每件事情中都保留成为新的、未可预知的配置的戏剧之可能”(Benjamin, 1985: 169—70)。因此,“多孔性”是城市的三重视野的交织,构成了本雅明都市写作的一系列主题。三重视野包括:都市成为一种自我迷失和解组的地方、毁坏与稍纵即逝的废墟所在与自发性与表演的剧场地点。或许那些在“多孔性”城市中的游走,其时空边

际流动和短暂感觉,会激励着自主的活动与思想反映,是自由的解放。阿多诺(Adorno)就曾批评:本雅明的“思想印象”方法欠缺权力与历史思考,是一种都市经验快照,掌握的只是所见现象的呈现,对于短暂的、零碎的都市经验分秒的冻结与捕捉。虽然本雅明晚年尝试在这方面透过静止辩证法加以补充,但是,“多孔性”作为歧异、迟疑和吊诡的表现,它们仍然是本雅明为文立论的主要传奇所在(Gilloch,1996:36)。

而在莫斯科(Moscow)这个城市时期,本雅明以《莫斯科日记》(*Moscow Diary*)(1986)将思想印象以都市生活的“快照”(snapshots)方式表现出来,从“微小而琐碎事物”(small and disparate notes)中捕捉都市存在的流动时光与分秒细节,以物质的具体和立即的再现。“思想印象”能让现象从内在自我裸露,以“透明”的方式自我展示。这种方法,“文学蒙太奇”的方法,虽然本雅明深受其影响,却拒绝一种类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而造成他的城市地景(cityscapes)研究上的吊诡:想要以视觉印象捕捉短暂与从书写获得救赎的焦虑,而这正是后来他的最后杰作《拱廊街计划》的方法论核心关照。本雅明在莫斯科所见,是欠缺集中化的、视觉上清楚区分的都市中心。莫斯科的都市景观表现为不规则的、低高度结构的蔓生建筑群,有如都市村落般的样态(Gilloch,1996:43)。不同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多孔性”,莫斯科是一种“共存”的空间与建筑的关系。1920年代莫斯科的“多孔性”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与国家官僚机构共存和个人涉入非正式贸易、讨价还价的宁静即兴(silent improvisation)的基础之下,新社会主义转变了城市。城市的“多孔性”在新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与人行道边上成千上万想要卖出货品的小贩草席和箱子之间并置(juxtaposition)(Benjamin,1985:184)。因此,在莫斯科,有一种类似的沟通或能量的散发,在国家控制之下被限制和冷冻。但是不管在何处,当民俗传统继续寻找表现的时候,这种“多孔性”就重新找到自己。旧建筑并非在新建筑里

面,而是在其后面或旁边。古典的与现代的是并列,而非融合。莫斯科的蒙太奇电影、文化迷宫辉映着其都市空间上的街道迷宫,这让本雅明的“思想印象”慢慢发展成为“辩证印象”,以特写或慢动作的手法。

对于本雅明自己的故乡,德国柏林(Berlin)的回忆描绘,竟是非常的超现实的。事实上,本雅明的回忆本身就再现为具有“城市般”(city-like)的特质,因为街道与巷弄构成的绵密网络,就宛若记忆的节点般交织的丝线纠缠;都市环境的开放空间就像遗忘事物的空洞与留白,遗漏的时光有如被忽略的地方。柏林,对于本雅明而言,就是这样一个城市,被形构与构成,他的回忆(Gilloch, 1996: 67)。回忆与城市都有着迷宫般的样貌,无始无终,在其中,人可以进行“不间断地穿插”(endless interpolation) (Benjamin, 1996)。走路,走得远一点就成为旅行者,走得漫无目的就成为闲逛者(flâneur)。

人不断地重新造访同样的地方,在迷宫般的街衢,为了迷失而找寻出路;瓦解了的线性时间,网状的记忆,旧的与新的,就在其中不断穿插、迭合、分离,从任何可能的方向,无始无终。本雅明的《柏林童年》一书是一个迷宫般的记忆,没有发展。“回忆是对于未完成时光的重新收集”(Benjamin, 1977: 245)。对于他而言,柏林的童年时光是城市、记忆与文本的三位一体迷宫的迭合:藏在文本中的迷宫、藏在记忆中的迷宫藏、在城市中的迷宫(Gilloch, 1996: 68)。人在记忆与遗忘间编织未完成,像一个都市考古学家,在老了的成年挖掘被埋葬的童年经验,而“历史的建构,是献给那无名者的记忆”(Benjamin, 1959: 1241)。那无名者,不只是童年的遗忘时光,并且是在城市中的“被遗忘的死者”,我们生活经验里的刻意隐藏,不被记起的影子,缠绕着你日复一日的巷弄街道行走。那无名者的记忆,是构成生命之流的真正基石,并不曾真正地死去,立在暗处,总是反过来静静看着在明处中的我们,在风的怜悯中飘荡。在记得的城市与城市的记忆中,在那失落的时光与遗落的事物